

太阳鸟文学年选系列

中国

ZHONGGUOZUIJIA

最
2000
佳

林建法\选编

中短篇小说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0



中国最佳
中短篇小说

林建法 选编

ZHONG
GUO
ZUI
JIA

太阳鸟文学年选系列

辽宁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00 中国最佳中短篇小说/林建法选编. —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1.2

(太阳鸟文学年选系列)

ISBN 7-205-04923-7

I . 20… II . 林… III .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49792 号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 383 千字 印张: 17.75

印数: 1—10,000 册

2001 年 2 月第 1 版

200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陶 然

版式设计: 王珏菲

封面设计: 金 明

责任校对: 侯俊华等

定价: 26.00 元

太阳鸟文学年选系列
编辑委员会

张中行 林 非 车前子
王得后 孙 郁 韩忠良

太阳鸟文学年选系列

《2000 中国最佳散文》

《2000 中国最佳随笔》

《2000 中国最佳诗歌》

《2000 中国最佳杂文》

《2000 中国最佳中短篇小说》

本丛书从五个文学门类汇聚文坛权威选家，广选、精编、集评。

及时发布上年度最有代表性的原创作品。为读者提供极具保留价值、蕴涵文学精髓的优选本，卷首序言更见功力。

继 1998 年和 1999 年选本的发布，已使本丛书成为读者眼中有别于其他选本的、极具特色的民间选本。

本丛书将继续坚持“民间立场、民间态度、民间选本”的编辑宗旨，提供文坛名副其实的一流选本。

序

小说的起点与小说的终点

吴义勤

小说这种文体发展到现在已陷入了某种困境，一方面，小说在 20 世纪里几乎被穷尽了一切可能性，这使得小说本身的秘密变得越来越少，读者对小说的期待值也变得越低；另一方面，由于受现代影像传媒的影响，语言文字的局限性进一步彰显，小说的魅力自然也开始大打折扣，小说已不可能再获得轰动性的社会反响和激动人心的力量。这种困境当然并不是小说本身的过错，但作为一种历史前行的代价，小说却不得不承担由此而来的一切后果。以此来观察 2000 年度的中国中、短篇小说创作，我们就会发现，这种整体性的小说颓势并未得到根本性的扭转，我们没有读到那种惊世骇俗的、能引起文学界乃至全社会持久“共振”或共鸣的小说，我们看到的仍然是小说在困境中突围、挣扎的姿态。但是这种姿态，既不悲观，也不绝望，反而呈现出某种希望。与 90 年代大多数年头里小说界的喧闹、繁华相比，2000 年度的小说局面多少有点沉默。同样在挣扎、同样在突围，但 2000 年的小说在我们眼中已没有了浮躁、没有了焦虑，而是多了一份沉稳，多了一份平静，仿佛阅尽沧桑之后的超然，有一种看破红尘的意思。而这也正是我们所说的“希望”。因为，在我看来，小说远离喧哗，走向平静，某种意义上，正是小说趋于成熟的一个标志。一个世纪以来，小说的领地不断被开拓和丰富着，小说一步步地远离它的起点，在“革命”和“创新”的名义下进行着各种各样的自我否定，但是这种“否定”却并不能把小说带向某个确定的终点。也许，

也只有在经过一个世纪的革新之后，在穷尽了几乎一切的小说可能性之后，我们才有可能反思一个终极性的问题：小说的终点在哪里？也只有在这样的时刻，我们才有可能意识到小说的“起点”和“终点”也许本就是重叠的，所有的小说“革命”其实也都是相对性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小说在经过一个世纪的“浮华”旅程后，回到它的起点，去寻找某种艺术之本的努力，其实正是小说本身的一种“否定之否定”，是小说走向成熟和进步的一种表现。事实上，当我们把2000年的中、短篇小说放在这样一个背景上来审视时，我们就会不无惊喜地发现，平静并不是平淡，我们时代那些褪去豪华外衣、以朴素和简单之形态呈现的优秀作品，其实正在引领中国小说进入一种崭新的艺术境界。而收在这本《2000年中国最佳中短篇小说》中的13位作家的13篇小说，也许就是我这种说法的最好注脚。当然，说到“最佳”，那绝对是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概念，它的相对性是无庸讳言的。因为，每一种“最佳”说到底都是编选者个人视角的产物，它有先天的不可避免的主观色彩。但是，不管怎样，这13篇小说确实代表了2000年中国中、短篇小说的水平，对它们的分析也确实有助于我们把握与理解中国当前小说创作的新倾向与新趋势。

首先，“技术隐退”。中国小说经由“五四”年代两次与西方现代小说的大融合，艺术含量和技术含量均得到了很大的提高。特别是八九十年代以来，在新潮作家、新生代作家的努力下，小说的叙述实验和文本游戏更是被推进到了一个极端的层次，元虚构、跨体写作、解构叙事等

各种各样的小说可能性都得到了挖掘和呈现。某些时候，我们甚至一度把这种形式和“技术”领域的进步视作是中国小说走向繁荣、走向现代化的标志。我们承认，这种技术的进步对于中国小说的意义，但是我们又不能忽视随之而来的另一个方面的问题，那就是这种“技术”和形式究竟是小说的阶段性目标，还是小说的“终极”目标？如果它是“终极”目标的话，那么我们又如何获得在小说创作上持久不断的创造动力？从近年的小说特别是2000年度的小说来看，许多优秀的作家都已开始了对这个问题的严肃反思。而这种反思的一个最直接的表现形式可能就是小说的“技术隐退”现象了。拿我们这本选集里13篇小说来说，它们虽然出自老、中、青三代作家之手，但其对80年代以来那种“技术至上”热情的抛弃以及对于小说本源力量的追求却是共同的。王安忆的《小说二题》、史铁生的《两个故事》、林斤澜的《“跳”》、莫言的《冰雪美人》、刘安邦的《信》、尤凤伟的《原始卷宗》等都可谓是朴实、朴素，在“技术”上近乎无为的小说。但是这种“无为”却无疑更能显示作家的“内力”与“真功”，因为，夸张的形式和繁华的“技术”可能正是对作家局限与不足的一种掩盖，它有一种“藏拙”、“遮丑”的功效。相反，越是朴实的，越是简单的，才越是难以表达的，才会对作家的能力构成真正的考验。这方面，王安忆的《小说二题》可以说提供了最好的例证。《伴你而行》写“我”与一束“激光手电的光”的关系，小说没有情节冲突，甚至除“我”之外也没有其他人物，只有“我”的日

常生活的叙述，但“伴我而行”的那束“光”却是拟人化了，它后面隐藏着无限深的疑问与背景。“光”的由强而弱而“无影无踪”的过程成了与“我”的日常生活平行的另一条重要线索。“光”既是实的，又是虚的，它既象征了什么，又似乎什么也没有象征，但不管怎样它都跟主人公构成了一种实实在在的映射关系，并给人以无尽的寓意和回味。而《比邻而居》更是一篇能体现王安忆深厚生活功底与艺术功底的小说，作家通过一个相通的烟道，通过“气味”写另外两户人家的生活，写他们的生活习惯，写他们的生活品位，写他们的教育背景，也写他们的“生病”，他们的“吃药”……小说虽没有正面写一个人物，但那两个隐在幕后的家庭却全都从“气味”里栩栩如生地走了出来。作家那种体察生活的细微与精确，那种艺术表现上的举重若轻，真正是一种大手笔、大境界。与王安忆相似，史铁生的《两个故事》也是一篇写作手法极其朴实的小小说。小说的主体就是一个老人以沧桑而絮叨的语调讲的两个毫不相干的故事。一个故事说一个人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叛徒用了几乎一辈子的时间去寻找当年自己从事地下工作的上级，他终于找到了，却发现对方已是植物人了。另一个故事则说一个人千辛万苦地找仇人报仇雪恨，可当他如愿以偿杀死仇人后，却发现仇人其实早就不想活了，只是自己尚未下手自决而已。小说戛然而止，并没有在文字表面抒发任何关于人生、命运之类的形而上思考，但故事本身的反差却直抵形而上的核心；人与目标的偏离以及命运对人的捉弄都是宿命的，无法抗拒的。而小说就这样

在潜在的精神层面上完成了内在的结构与内在的张力，它与小说表面的松散恰成对照。

其次，“本源美学”与“简单哲学”。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小说走向朴素与简单，并不是小说艺术上的倒退，而是一种艺术上的自我涅槃，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技术”被内化、被升华成了真正的艺术血液与需要，而一度被“技术”遮蔽，为“技术”所伤的小说本源性的美学力量则得到了复苏与唤醒。小说重新与生活、与现实、与人、与情感、与精神、与故事有了血肉相亲的直接关系，又重新获得了人学力量、现实力量、思想力量与情感力量的支撑。在对中国 2000 年度中、短篇小说的阅读中，我们对小说的这种“本源美学”与“简单哲学”无疑又有了深切的体会。东西的《不要问我》、毕飞宇的《青衣》、邓一光的《怀念一个没有去过的地方》、严歌苓的《谁家有个女初养成》、蒋韵的《上世纪的爱情》、刁斗的《解决》、莫言的《冰雪美人》、黄燕萍的《又见榷子红》等小说可以说都是这种“本源美学”与“简单哲学”的胜利。这种胜利在我看来，又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对“人”的全面关怀。文学是人学，但现代小说一度已把人抽象成了无生命的符号，成了某种可有可无的“道具”。这里面，尽管可能有一千种艺术上的理由，但它对“人”本身的伤害却是无论如何也开脱不了的。也正因为这样，我们说，当代小说重新关注“人”无论怎样都应是一种艺术的进步。这方面毕飞宇的《青衣》、严歌苓的《谁家有个女初养成》、东西的《不要

问我》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例证。《青衣》叙述的是一个女人的“心史”。二十年前，心高气傲的著名青衣筱燕秋因《嫦娥》一戏而大红大紫，但因向师傅李雪芬脸上泼了一杯“妒忌”的开水，从此被剥夺了登台的机会。二十年后因烟厂老板的“垂青”，她又重新获得了登台的机会。对她来说，这是一次拯救，是困扰她二十年的心理情结的释放。她必须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抓住这个机会。因此，拼命地减肥、和老板睡觉、不要命地人流，甚至主动让徒弟春来演A角，在她这里都是必然的、必须的。但，可悲的是她毕竟老了，正如二十年前她没有胜过师傅李雪芬一样，今天她对自己徒弟春来的“妒忌”也仍然只能是一个悲剧性的结局。她可以连演四场，但究竟不能阻止春来的登场。她在人们对春来的叫好声中崩溃、疯狂可以说正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在筱燕秋这里，作家把人性的、性格的、命运的、时代的因素熔炼为一个令人怦然心动黯然神伤的整体艺术氛围，立体地多层面地揭示了人生的悲剧性与悲剧感。毕飞宇的小说用笔往往不露痕迹，但切入人性、人心、人情之深、之狠则实在非一般小说可比。《谁家有个女初养成》同样是一篇关乎女性命运与人性的小说。二十岁的乡村姑娘潘巧巧怀着对“深圳”的幻想走出家门，却在火车站被卖给人贩子并遭凌辱，后又被卖到更遥远的地方。她本想跟“丈夫”大宏一起好好过日子，可大宏想的却是与自己的傻弟弟二宏“共用”她。她于悲愤中杀死了弟兄二人并逃到了一个兵站，在这里她享受了短暂的幸福与爱情，最后还是被作为杀人犯被处以极刑。小说

虽然有某种理念化的色彩，但作家对女性行为、女性心理、女性命运的把握却实在是惊心动魄、扣人心弦的。

《不要问我》以一种缓慢而细腻的笔触描述了一个人精神与肉体的死亡历程，小说对人的生存真相的拷问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大学副教授卫国酒后失态拥抱了自己的女学生冯尘。为了逃避嘲笑和屈辱，他辞职南下，却在火车上遗失了皮箱。他没有了钱物和证件，成了一个没有身份的人，一个无法证明自我的人。而他也就这样失去了生存的理由，最后在喝酒比赛中死去。作家以一种从容而丝丝入扣的叙述，一步步把主人公由正常走向疯狂、走向死亡的历程揭示了出来，仿佛一曲人之悲歌，读来令人触目惊心。二是情感与精神问题的关注。小说的情感力量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小说艺术魅力的一个重要根源。但长期以来，中国小说却似乎对“冷漠”叙事情有独衷。而在2000年度的这些优秀的中短篇小说里，我们又欣喜地看到了“情感”对于小说的回归。蒋韵的《上世纪的爱情》演绎的是一段如泣如诉的爱情传奇。少女张采与盲校教师姚均平，姚均平与“冬妮娅”——赵佩先，他们之间的悲喜离合有着丰富的情感内涵与人性内涵。赵佩先嫁给有权势的副主任曾让姚均平伤心欲绝，而一旦看到赵佩先的受苦、被虐待，他的心更是痛苦得无法自持，对他来说，成为杀人犯被处决几乎是必然的。然而，他不知道，他的死刺伤的不仅是她的“冬妮娅”，还有少女张采那颗滴血的心。也许，这就是爱情。邓一光的《怀念一个没有去过的地方》同样是一部充满情感力量的小说。推子和远之二兄弟共同

爱着乡村女孩小米，但小米爱的是推子和武汉，而推子则对武汉只有“怀念”，没有爱。这是小说的表面冲突。小说汹涌的情感波澜主要体现在远子对小米的爱而不得、小米对推子的爱而不得以及推子对远子和小米的爱而不得这三重错位的情感矛盾里。当小说最后远子死在推子的怀里时，当小米送别捧着远子骨灰盒的推子决绝地留在武汉时，小说的悲剧旋律无疑达到了高潮。三是故事的复活。从小说的最初起源来说，小说其实就是故事，两者是二而一、一而二的关系，小说的魅力根本上是离不开故事的魅力。但是小说与故事的这种关系在现代小说中却一直被怀疑和破坏着，小说的面目也由此变得多少有些暧昧。这种状况既是故事的不幸，又更是小说的不幸，它使小说面临着丧失本质的危险。从2000年度的中国中、短篇小说来看，作家对故事的营构热情与营构能力无疑是令人高兴的。这方面，我们特别应提到的是刁斗的《解决》。《解决》是一部能够突显刁斗在小说结构方面才华的中篇小说。严松、衣丹、钟祥三个毫不相干的人物，构成了小说的主体。他们的故事各为一章，各自独立发展。但又最终九九归一，因为一个“刺臀伤害”案件而以特殊的方式发生了逻辑上的联系。严松作为开端，衣丹作为过渡，而钟祥成了结局，故事的演进既出人意料，又环环相扣，颇能体现刁斗在小说构思方面的匠心。小说题目“解决”也有多重涵义与寓意。首先，“解决”是针对主人公的精神状况而言的。在小说中无论严松的“刺臀伤害”热情，还是衣丹的名信片恶作剧，亦或钟祥最后对“刺臀伤害”的模

仿，其实都根源于他们个人生活所遭遇的问题，他们的行为其实都是为了寻求对自我生存困境或精神困境的某种解救，只不过他们“解决”的方式和结果各有不同而已。刁斗通过这层意义上的“解决”表达的仍然是对现代人精神处境的忧虑。其次，“解决”又是针对小说的人物关系和情节关系而言的。当三个独立的人物最终发生了逻辑性联系之后，他们各自的问题也就具有了普遍性的意义。其三，“解决”从最表层来讲当然是指的“刺臀伤害”案件的解决。这个案件既是小说叙事的焦点，又是小说叙事的背景，它最后阴错阳差的被“解决”，恰恰暴露了现实生活和现实人生的巨大荒诞性。此外，黄燕萍的《又见榷子红》、刘庆邦的《信》、尤凤伟的《原始卷宗》和林斤澜的《“跳”》在小说故事性的营构上也是独具机杼，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再次，汉语美学功能的挖掘。我们都知道，汉语是世界上所有语言中最有想像力、最具文学性和审美性的文字，任何一种拼音文字都无法望其项背。但中国小说从“五四”开始却走上了一条歧途。那就是对汉语言的怀疑与不信任。鲁迅、胡适、钱玄同等人都曾不自觉地吧汉语作为文学“革命”的对象，并不约而同地设计了一条由拼音文字取代文言文和白话文的道路。这就使我们看到，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小说在语言上几乎没有取得任何进步。

“欧化”、“拉美化”使中国小说正变得越来越远离汉语的本质与汉语的美学。有些青年作家甚至还追求语言的“不及物性”，追求所谓能指与所指的分离、所谓语言的



自律运动、所谓有语言的游戏性，等等，以达到语言的“词不达意”、“不知所云”的效果。我们当然并不能全盘否定这些追求的文学实验意义，但我们同时也应看到，在这些做法背后，他们对汉语的不尊重是相同的，对汉语美学功能、表意功能的轻视也是相同的。不过，这种状况在近年的小说创作中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具体到2000年的中短篇小说创作，我们看到，林斤澜的《“跳”》、东西的《不要问我》和毕飞宇的《青衣》等都是在汉语美学功能上颇见功力的小说。《“跳”》在语言使用上的干练、简洁已经到了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地步。一个“跳”字连着两代人的故事、两代人的理解与两代人的命运，而小说结尾“大漠半夜。梦中惊醒。永久黑暗。不知身在何处。呼呼风声没有方向，但听起来狼的呜咽很像人，像人之初，没有变全的婴儿莫名其妙的夜歌。”其背后表达的无限蕴涵也可以说已远远超过了语感和文字本身。《不要问我》是一部叙述上显得相当有耐心的小说，东西不仅对小说的节奏有出色的把握，而且在以语言追踪人物的心理意识方面也有非常成功的尝试。在这部小说中，东西的语言显得出类拔萃，他把汉语变得生动而有生命力了。而《青衣》对汉语功能的挖掘则体现在其对汉语意象的塑造以及人物心理的戏剧化呈现上，小说结尾“筱燕秋穿着一身薄薄的戏装走进了风雪。她来到剧场的大门口，站在了路灯的下面。筱燕秋看了大雪中的马路一眼，自己给自己数起了板眼，同时舞动起手中的竹笛。她开始了唱，她唱的依旧是二簧慢板转原板转流水转高腔。雪花在飞舞，剧

场的门口突然围上来许多人，突然堵住了许多车。人越来越多，车越来越挤，但没有一点声音。围上来的人和车就像是被风吹过来的，就像是雪花那样无声地降落下来的。筱燕秋旁若无人。剧场内爆发出又一阵喝彩声。筱燕秋边舞边唱，这时候有人发现了一些异样，他们从筱燕秋的裤管上看到了液滴在往下滴。液滴在灯光下面是黑色的，它们落在了雪地上，变成一个又一个黑色窟窿。”这一段文字可以说把汉语的美感与表意功能发挥到了极致。毕飞宇以他的语言天赋所营构的小说这最后一个意象、最后一个情境无疑是小说的高潮，它通过对于人物精神与心理的“意象性”、“戏剧性”的凸显，通过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可视性”转换，完成了对于主人公的最后塑造，并进而把一种悲剧性的气息渲染成了笼罩性的精神氛围。

回到文章的开头，我们可以进一步说，小说对于朴素和简单美学的“回归”其实正是作家获得自由和解放的标志。与此相联系，我们看到的是中国作家艺术心态的日渐成熟、艺术自信心的日益增强和艺术能力的日益提高，而这就是我们对于未来中国小说的信心所在。

目 录

序 小说的起点与小说的终点·····	吴义勤
--------------------	-----

中篇小说

毕飞宇	青 衣·····	(1)
刁 斗	解 决·····	(66)
东 西	不要问我·····	(120)
蒋 韵	上世纪的爱情·····	(193)
严歌苓	谁家有女初养成·····	(233)
邓一光	怀念一个没有去过的地方·····	(346)

短篇小说

黄燕萍	又见榭子江·····	(424)
王安忆	小说二题·····	(455)
尤凤伟	原始卷宗·····	(473)
史铁生	两个故事·····	(493)
莫 言	冰雪美人·····	(504)
刘庆邦	信·····	(528)
林斤澜	“跳”·····	(543)
存 目·····		(548)